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三十五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鄒炳泰

謄錄監生臣范維城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三十三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四年九月戊辰朔右諫議大夫范祖禹言臣近論安燾不簽書樞密院所記親聞聖語却收藏不出不書於時政記乞特遣使問燾取索降付樞密院并乞付實録院書於元豐八年實録臣伏聞樞密院已於安燾處

取到元記聖語即未蒙降付史官臣伏見吕公著奏以王安石吕惠卿有搆造誣罔之言輙修改舍人已行詞頭韓忠彦奏父琦有定策之功而先朝襃賞至和中執政之臣皆蒙降付實録院依所奏施行公著止是為人誣以語言忠彦止是為其父功業不明猶不能已各有辨别免使後世疑惑伏乞陛下以社稷至計宣諭執政事體至重實繫久遠與公著忠彦所論事理大小不同若不書之史冊明示萬世則無所取信臣伏惟陛下所

以宣諭執政大臣葢以中外具知本末安燾備位樞極親承德音乃敢隐匿不肯書載此必包藏姦慝别有所在伏望聖慈深察早賜降付實録院并三省所聞聖語亦乞指揮備録付院一處相照實録編修祖禹又言實録院昨準吕大防闗送到元豐八年春季門下省時政記節文二月二十九日三省樞密院詣内東門進牓子入問皇帝聖體面奏欲望早建東宫又奏太皇太后權同聽政臣竊謂三省樞密院不應一時進言必止是一

人獨奏據時政記所言有此未明須得昨来聖語宣諭當時事實三省樞密院所記聖語文字一處照修乃可傳信及樞密院闕聖語送實録院祖禹又言臣竊詳安燾自五月二十二日親聞聖諭即合以其日記録付時政記房就使未可亦不過三二日間可以了畢不應遷延日數至七月七日燾方丁母憂若言當母病時有所不及則燾在七月六日視事如常既丁憂後亦合以文字還樞密院今却藏之私家至八月中累次取索方肯

將出此乃燾意欲隱沒事實使時政記漏落不載則無可考據且天下之人具知太皇太后為社稷計不得已而臨朝皇帝以先帝長子嗣位事理明如日月誰有間言而蔡確之黨妄稱定策陛下因語及確故有宣諭非藉一燾發明聖功而燾乃稽留訓言不即記録懷姦不忠廢事不敬其罪有五親承德音藏匿文書八十餘日其罪一也上背君親下黨姦惡陰與蔡確為地其罪二也陛下以燾為可信而燾不以誠信事陛下其罪三也

陛下更張庶政以來燾每事異議沮抑聖志陛下欲修復祖宗舊政燾乃欲固守王安石新法其罪四也陛下以高官厚禄養燾以異恩優禮待燾始終不衰而燾終不感聖恩欲以姦意疑惑中外之人其罪五也臣嘗言燾若得志必引小人聚於朝廷他日害國政者必在於燾燾之意趣衆所共知今於記録聖言其迹狀如此豈可略不加詰問伏乞罷燾起復明降指揮候服闋日重行黜責據祖禹家藏奏藁乃九月四日上此十八日又言之

已巳右金吾衛大將軍澤州防禦使叔牙為秦國公左班殿直士盉按原本作士香考宋史宗室表士香官通議大夫此書於本年四月甲寅亦書通議大夫士香由右監門衛大將軍轉文資此月不得更稱左班殿直又宗室表有燕國公士盉與此正合今改正為右千牛衛大將軍燕國公　詔故宗室宗文宗瑗於合得遺表二人外特依故宗輔例更與一子轉官　詔延州升為延安府以上藩邸舊鎮也

乙亥三省言近詔舉臺察官令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朱光庭薦戶部員外郎穆衍都官員外郎葉伸翰林

學士承旨蘇頌等薦利州路轉運判官陳鵬詔移衍葉仲陳鵬已係郎官監司令御史中丞侍御史同别舉官二員翰林學士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同别舉官一員以聞

戊寅齋于垂拱殿

己卯薦饗景靈宮還内

庚辰齋於垂拱殿

辛巳大饗明堂大赦天下政目當刪取增入 熊克九朝通略本日詔衙前一役復

用差法

乙酉徐王顥賜詔書不名政目有此實録不書　詔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韓縝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范純仁並依大禮令賜物外加賜器幣韓縝各五百匹兩范純仁各二百五十匹兩太子少保致仕張方平依大禮令賜器幣　尚書省言任子之法理宜以長幼為序即合奏人曽犯私罪徒并有廢疾及不可從仕者許奏其次著為令從之　是日右諫議大夫范祖禹登對奏疏曰

臣竊以朝廷治道必歸于一祖宗創業傳之萬世造立法度皆因衆人之智稽日累月講磨而成非獨出一人之意取一時之便而已累聖相承百三十年比之前代治安最為長久其法有已成之效此可信而不疑也然行之既久其間不能無弊凞寧之初先帝勵精求治思致太平稍欲更革弊事以光大祖宗之業而王安石用意過當獨任私智悉排衆論吕恵卿曽布之徒欲以改法進身一切變易祖宗舊政至今天下以為不便前後

臣僚論之已詳不待臣言而知也自魏晉以後官名不正國家承平日久未遑制作元豐中先帝置局講求此誠一代大典然有司亦失先帝本意一切遵用唐之六典大唐六典雖修成書然未嘗行之一日今一一依之故自三省以下無不煩冗重複迂滯不如昔之簡便臣恭聞先帝已厭官制之煩但未及修完不幸早棄天下今二聖垂拱循守成規除去弊事十已七八海内安靖已有成效今臣之愚竊謂朝廷既以王安石之法為非

惟當脩復祖宗舊政則天下無事伏望陛下明諭大臣凡所措置變改悉遵故常無得出意於新舊之間別立一法自官制將法民事有未便者更加修備祖宗時所無而今所有其可行者存之不可者去之祖宗時所有而今所無可復者復之如官制正名則如先帝之規事實則如祖宗之舊其他可以類推如此則上可以存祖宗經久之法成先帝制作之意下亦便於當今之宜庶使法度不至數變紀綱不寖隳壞祖禹家傳云時執政有欲於新舊法別創

立者祖禹深以為不可故及之祖禹又言臣近論安燾稽留聖語不即記錄藏之私家八十餘日懷姦不忠陰與凶人為地大臣如此不可不責乞罷燾起復明降指揮候服闋日重行譴黜伏乞早以臣奏付外施行

已丑翰林學士承旨鄧温伯為吏部尚書温伯先以母喪去位及是喪始除也左諫議大夫權給事中梁燾論温伯操履回邪初依王安石以掾屬為之肘腋後結呂惠卿以諫官為之鷹犬迎合惠卿報怨之意力擠安石

親黨畏安石復用之勢還攻惠卿過惡呉充秉政而方用事故自媚於充而茍合蔡確擅權而貪天功故陰濟其惡而忘君蓋其性柔佞不力貪競無恥但知附託巧於進取忍欺二聖之聰明甘為強臣之役使出入朋黨自懐反覆責之臣節無忠信可覩乃以宅權衡之地竊為陛下惜之又論温伯頃撰蔡確麻詞妄稱確有定策功不可不懲乃詔温伯别與差遣詔别與差遣乃二十八日今并書十月二十日改權學亳州舊録温伯傳云元祐用事之臣結黨排陷坐製蔡確麻詞妄言有定策功以龍圖閣學士知

亳州新録辨曰按元祐時政記當神宗未命宣仁聖烈皇后以哲宗所寫經宣示宰執當時惟王珪進對餘人無言且哲宗以神宗長子嗣位孰有間言而淵甫於麻詞中輙推確定策之功欺罔明甚史官乃謂元祐之臣結黨排陷是誣也今刪去十字温伯新傳稱為吏書坐製蔡確麻詞妄言有定策功故出知亳州新傳蓋因舊傳但稍刪削其誣詞耳舊録梁燾傳載燾論温伯云云既而曰朝廷不然其論新録改為不聽按温伯竟罷吏部尚書安得謂不然其詞及不聽也且燾論温伯時猶未遷中丞實以左諫議大夫權給事中舊傳及新傳即云改權戶部尚書誤也為中丞論温伯乃五年三月十四日温伯為亳州除翰林承旨時舊録新録但云權給事中梁燾論其附託進取也惟燾傳有此既稱温伯不可宅權衡之地即是除吏書時非承旨時明矣不知再除承旨時燾所論云何燾行狀則以燾此論在五年五月再除承旨時且云豈可一日居侍從獻納之地不可

宅權衡之地未知孰是當考燾集有論温伯除吏書奏議獨無除承旨時奏議須博求之

詔責授秀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沈括叙朝散郎光禄少卿責授成州團練副使黄州安置吳居厚叙朝奉郎少府少監並分司南京朝散大夫監常州茶税賈青管勾洞霄宫朝奉大夫監泰州酒税吕孝廣管勾仙源縣景靈宫太極觀朝請郎監海州酒税王子京管勾鴻慶宫仍並許於外州軍任便居住括等並以該明堂赦恩有司檢舉故也權給事中左諫議大夫梁燾左司諫劉安世封

駁前詔壽言臣恭以明天子在上臨遣使者所以究宣朝廷恩澤循問百姓疾苦欲使民安其業吏稱其職以固本厚下為長久安寧之計也事不本此而附會以見已功欺罔以亂主聽是為害政懐姦失忠幸不加誅而决可廢矣居厚等被先帝詔旨按臨一道曾不少留意於究宣恩澤循問疾苦以背切聚斂為事功令之下人人無所措其手足歲無水旱之憂而民以飢寒離散轉而墮於溝壑者不可勝計其故何哉此輩使之然也東

南之人恨之痛入骨髓雖加斥逐未快公議令二方瘡痍未補而遽爾稍起示有収用之漸臣竊疑之若使數凶復行終為生靈之患此不可不慮也仰惟聖君在宥仁政敷施所願蘇無辜之百姓不願寛有罪之姦人謂如此輩雖終身廢之不足以少謝平民安世言括資禀姦邪貪冒榮寵因縁朋黨致位從官元豐末年出領延帥而邀功生事創起邉隙永樂之禍辱國殃民先皇帝痛悼媿恥以至厭代忠義之士疾括若讐俾全要領已

屈典憲豈可輙因赦宥復起仕途此命一頒恐無以慰
天下之望伏乞收還恩例特與量移燾與安世又同奏
臣等伏見朝廷近因明堂赦恩牽復左降官吏首及沈
括吳居厚賈青呂孝廉王子京等臣燾臣安世權給事
中日已曾封駮或聞得旨令依前降指揮行下玆事體
大不容差失須致論列庶存公議臣等竊謂括以從官
出帥方面不能為朝廷綏懷外域而創起邉事侥倖寵
禄及永樂陷沒兵民之死者以數萬計關陜瘡痍至今

未復先皇帝雖舉責帥之典而賜以不誅終縁憂傷遂
棄群臣括雖萬死尚有餘罪居厚等奉使一道未嘗宣
布明天子之恵澤而爭為掊克以希進用使無辜之民
困於暴令流離轉死不聊其生天下疾之目為民賊陛
下初聽政事即令竄黜四方傳報鼓舞相賀終身廢棄
猶未塞責豈可援引常法更加録用議者以謂赦乃國
之大事不可失信臣等竊以為不然先帝之廢沈括天
下皆知其欲謝死事之臣民也陛下之貶呉居厚等天

下皆知其欲戒誅剥之官吏也赦書止曰貶降官並與
量移即無已量移者與叙用之文縱使有之而不行則
是小信失於括等數人而全先帝與陛下仁愛元元之
大信於天下二者輕重固不侔矣更望聖慈深察事體
收還誤恩允合輿議又言臣等伏見近日除授沈括吳
居厚賈青呂孝廉王子京差遣不合公議門下省已行
封駁竊謂朝廷必以大禮之後過惡例隨湔滌臣等以
為不然括首議再興邊事喪師辱國為先帝遺恨罪不

容誅而得全首領無復可以推恩矣居厚欺君害民誅求暴虐掠為已恩歸怨於上罪當放斥而得列搢紳無復可以推恩矣青與孝廣子京苛刻聚歛流毒一方附會誕謾廢失使指重譴遠貶正當其罪如此數人者蹈犯凶禁出於文墨既不可以常法治之亦不可以常赦寛之也若使僥倖復起夤緣再用則羣小振奮躝踵求伸甚非朝廷之福生靈之幸也長姦之漸所宜杜絶伏望聖慈面飭大臣請不以常法治而貶降者不得以赦

原如天度兼容未忍終棄即於為惡之間略加差別特
移青等一內地監當括與居厚且令依舊庶協大公以
懲群枉詔沈括呉居厚前命勿行內沈括更候一期取
旨此詔乃二十八日乙未今并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韓縝知
河南府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李清臣知永興軍　淮
南路轉運使言奉詔體訪王鞏昨通判揚州日因纖濫
事輙以私怒決責無罪醫人考驗皆有實狀詔王鞏罷
知容州送吏部政目六月八日王鞏知容州五年八月十四日蘇轍云云當考按五年八月十

四日楊康國言昨論䇲差除不當間改差太平觀乞送吏部詔令吏部差䇲太平觀然則此未送吏部也姑仍舊録

辛卯以祀明堂禮畢詣景靈宫天興等殿行恭謝禮次詣萬壽觀

壬辰詣凝祥池中太一宫集禧觀行恭謝禮次詣醴泉觀大相國寺

乙未權發遣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事高士英為職方員外郎　鳳州防禦使世逸為耀州觀察使　太師文

彥博言先朝賜臣僚儒行中庸篇及文武臣七條欲乞舉行此法依例於朝辭日給賜及宣諭誡勵詔文武七條令檢舉行下逐路監司遍牒遵守其儒行中庸篇候將來科場給賜　詔遣戶部郎官往京西會計轉運司財用出入之數　右諫議大夫范祖禹言自來諸路每告闕乏朝廷許應副其餘則責辦於外計且既委轉運副使以一路財計而不信其所言虛實必遣郎官然後可信是使諸路使者人人有不自信之心每遇闕少則

倚望朝廷遣官會計愈不自安欲乞自今諸路凡有告乏只委轉運司會計保明聞奏如有不實即重行黜責其誰敢妄今諸路經費所以不足者由提刑司封樁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萬數不少此乃戶部轉運司本分財計先帝特令封樁以待邉用今朝廷方務安邉息民則封樁之法宜悉蠲除欲乞自熈寧十年初封樁以來已起發上京及今日已前未起發上京數目盡以賜尚書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樞密院進呈祖禹所

言詔諸路見封椿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自合依神宗處分封椿今後臣僚不得輒起請撥賜戶部仍令遵守舊録樞密院言右諫議大夫范祖禹奏請提刑司封椿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萬數不少乞盡賜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詔諸路見封椿闕額今後臣僚不得輒起請撥賜戶部仍令遵守新録因此令取祖禹家傳及奏議詳載之祖禹舊傳又云上察其姦乃降御批此誣辭也新傳已削去祖禹又言封椿之與經費均出於民皆陛下一家之財也茍可以利國何愛焉譬如移之於東而遷之於西出之於內而歸之於外也唐代宗之時租稅悉進入大盈內庫以中人

主之欲天子以取給為便遂不復出有司不能計其多少國用不能計其贏縮殆二十年及德宗即位宰相楊炎頓首於上前請出之以歸有司如此然後可以議政德宗乃詔凡財賦皆歸於左藏庫昔先帝有經略四遠之志是以别貯以待用今陛下垂拱守成至於無為蓄聚於此將安用之今諸路窘乏不可不救若其計窮豈免掊克是奪之於此而使取之於民也惟陛下無疑於改先帝權宜之制不報祖禹又言自元豐四年河決小

吳神宗皇帝下詔更不修閉決口宣諭輔臣曰以道治水無遠其性河行大吳今已九年自元豐八年以來議者乃有興同朝廷疑惑故先遣李常馮宗道後又遣臣叔百祿趙君錫按視皆言無可塞之理即用北流為便士大夫亦言不可塞者十有八九而李偉希合執政無所忌憚敢肆大言以罔朝廷朝廷更不博謀於衆即依偉奏置都提舉修河司既開直隄第四鋪口而第七鋪危急自八月八日救護至二十八日用梢草百萬調急

夫七千人官吏自夜達旦埽縺愈危隨即墊去終不能守而直隄自潰決今纔閉一鋪河勢變移人意巳不能測將來閉塞北流何止萬倍於此又聞范子奇爭言河不可回朝廷既令分析昨謝卿材奏乞兼領河事制置一年必使國用不加費民力不加勞河清住修物料住買水行地中冀不決溢河灘之地漸可耕墾自來春府界不消調夫亦不至科出夫錢又乞赴闕稟議河事自河決以來監司未嘗肯任咎責獨卿材所奏如此朝廷

何不且試之一年若其無成顯行黜責而尚書省批令先具措置利害奏聞不令赴闕昨先移卿材河東乃復置修河司而改用范子奇子奇亦明言不可豈故欲違朝廷哉子奇久任河北必知其可與不可也臣竊見去年初遣二使之時大臣方且力爭或曰可塞或曰不可今言不可者已免罷所以廟堂無異議之人凡河役一或起則公私遂空將來聚十萬兵夫不惟窮困河北一路生靈京東西亦皆震擾陛下昨欲遣使之時先已降

詔恐人有觀望之意後追改之此乃陛下以大公為心無所專主謹之至也及二使還奏大臣議論猶不能一獨陛下聖意主張遂罷修河司中外無不以為至當今纔歷三時復為回河之役先帝既以為不可陛下又以為不可而執政恥其前言之失必欲遂非妄舉大役輕動大衆河本無事而人强擾之熈寧中河決曹村東南注鉅野大興人徒塞之然人力乃無所施一夕河自退減靈平乃成故議者以為天助非人力也祖宗時王楚

橫壠商胡皆不可塞也非不欲塞勢不可回也先帝知其如此及河決而北遂不復閉蓋幸其北去無南決逼近都邑之患而河薄西山稍近禹之故道此乃天意非人事也夫河者天地之氣氣之所向誰能禦之今東行故道已高借使能以人力閉之至海終不能使水自下升高自大禹以來未聞用人功開土渠而引大河行其中者今不以人意順水而欲使水隨人意此乃鯀湮洪水汨陳五行之失也元豐中范子淵為武濟之役橫絶

大河費國財害人命不可勝計京西之人恨不食子淵之肉及其敗事姦臣黨庇止奪一官陛下嗣位方加貶責今欲塞北流與子淵何以異校其勞費與其為害又非武濟之比也夫水官欲興河役正如邊臣欲生邊事官員使臣利於功賞俸給吏胥主典利於官物浩大得為姦偉豪民利於貴售梢草瀕河之人利於聚衆營為凡言回河之利者率皆此輩非為國家計也自古欲舉大事動大衆必先盡天下之言不惡異同之論使人人

各伸所見而後利害是非出焉至於治河必委忠實可
信之士其論議必斷以經術非專用貪利邀功之人也
漢武帝使汲黯鄭當時塞瓠子猶復頹壞成帝時平當
以經明禹貢使行河領河隄令乃欲望大禹之功於王
孝先李偉之徒不亦難乎伏望陛下明諭大臣專採羣
言息意回河勿輕動衆無以有限之財力生民之性命
填不測之巨壑勿循一言之失而望必不可成之功罷
提舉修河司散遣官吏兵夫其北流決溢隨宜救護臣

自聞復置修河司指揮即欲建言緣臣叔百禄嘗被使指言出臣口理亦有嫌是以躊躇至於閲月今中外訩訩皆言不便臣有言責若避嫌緘默坐觀國事有誤臣之罪大矣亦不報祖禹新傳云朝廷卒從其議按此時初不從卒從之耳或附十月四日祖禹未遷給事前御史中丞傅堯俞言臣伏覩都水使者吳安持李偉等決大名第三鋪口欲因漲水回大河於孫村口使還故道暴集薪芻屢差夫力傍河之民殆不堪命訖無成績虚費不可貲計若知不可而强為是貪賞欺

天若果可為而不效是不虞敗事欺天敗事未嘗議刑
姦憸之人既無所懲艾故今又欲興作大役數十倍於
前日假託神怪侮惑朝廷先為謬悠之談而不肯任責
是國家將傾半天下之力狥安持等以僥倖於萬分之
一茍不成功生靈何罪决為此者豈朝廷之福乞重責
安持等以戒將來夫事以議從策由衆定今衆人之論
不然者多新除水官亦復異議欲望聖慈且罷修河司
以安衆心少休民力詳觀大河之變果有大害徐復議

之詢謀僉同庶無後悔 堯俞自注云九月二十八日奏此十一月十七日堯俞又云云

左司諫劉安世言臣伏覩先王之治在於官率其屬使上下得以相維内外得以相制故人各任職而無苟簡之患吏不數易而人見誅賞之實此堯舜三代之所共由而不廢者也今親民之任在郡縣朝廷既為之置守令矣衆守令而無以統率則民或受弊又為之設監司矣監司之官坐制一道多至三十餘州少者亦不減十餘郡也其所宣布風化振舉綱紀舒慘百城廢置羣

吏調發兵民均節財賦朝廷一聽其所為可謂任之重矣既付之以如此之權而無法以糾其繆豈非責小官者為太密而馭大吏者為太略乎臣聞祖宗之朝所以擇監司之意甚謹而考績之意甚詳近世因循寖以不講授任之際未嘗察其行實遂容非才冒處其閒既將使指鮮稱其職或出於私喜而褒薦過其情或發於暴怒而誣捃非其罪或優游茍且計日待遷或承望風旨以非為是急功利者有至於妄作務寬大者有至於容

姦不惟無補於朝廷抑亦有害於政事臣嘗考唐六典監察御史之職掌分察百僚廵按郡縣每諳十道則選判官二人為之佐是御史非特糾尚書六司之過失而亦按治諸路也臣愚欲望聖慈先詔執政如諸路監司闕官並以兩制等所舉本科之人更加精擇須協公議亦可除用若未滿任不許遷擢求祖宗課責轉運使副之詔著為定法然後以天下諸路分隷六察間遣廵行按其功罪若治行尤異則元舉之官宜推進賢之賞職

業無狀者必行繆舉之罰庶幾吏久其任不敢偷惰上

下交儆百職修舉新録有此奏係之四年九月今附月末須更當考詳安世盡言集乃不注

上時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三十四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四年冬十月丁酉朔詔無得受文彥博乞致仕章

戊戌翰林學士蘇轍進呈神宗御製集宰臣吕大防進

讀詩數篇太皇太后泣下大防奏曰神宗文章自萬世

不朽顧少抑聖情

已亥翰林學士承旨鄧温伯為龍圖閣學士知亳州九月

二十二日初除吏部

國子祭酒直集賢院兼徐王府翊善鄭穆為給事中　侍御史朱光庭為右諫議大夫仍並賜金紫　左司郎中直祕閣黄廉為起居郎後數日劉安世言臣竊惟左右二史記人主之言動職清地要他官莫比國朝以來畀付尤重搢紳之士一歷玆選必賛書命遂直禁林非器識端方上下所信才學優拔中外所推者不虚授也臣伏見起居郎黄廉立朝無正直之名滋

官有附會之實容悦側媚善於進取從來清議未嘗與之忽蒙掄擢甚鬱衆望命下之日適會臣辭免誤恩家居待報既未領事不敢奏章遂容斯人乗間叨據方陛下辨别邪正長育人材之際如廉無狀實玷清選深慮朝廷業已除授無名罷免伏望聖慈面諭執政除一修撰之職處以使者之任姑俾宣力於外以杜姦邪倖進之漸惟冀特留聖慮早賜指揮不聽（五年九月六日遷修撰都承旨十八日為陝西都漕）

樞密院言邠州蠻人近百日未寧息老師耗

財極為未便詔謝麟多方措置不得信令諸將淹延觀望別生餘患　尚書省言于闐國進奉人到闕不得過一百日從之

庚子御史中丞兼侍講傅堯俞為吏部尚書兼侍讀左諫議大夫梁燾為御史中丞　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范祖禹為給事中　起居舍人兼左司諫宣德郎劉安世遷通直郎為左諫議大夫仍賜緋　太常少卿集賢校理韓川為侍御史著作佐郎司馬康為右正言兼侍講

川及康皆辭免新命從之仍拘收所給告康墓誌云以執政親嫌辭不就職不知川以何辭當考據劉安世明年正月末劄子川以此月十二日對

左司諫吳安詩為直集賢院兼侍讀安詩先以七月二十四日論王讜除國子監丞不當讜既改少府監丞安詩十月四日猶以司諫為直集賢院兼侍講不知為直集賢院兼侍講仍領諫職否據蘇軾五年六月末奏則安詩坐論讜忤呂大防意故罷然不見罷司諫月日或即此月四日也蘇轍五年五月言去年臺諫論回河不當言既不從而言者皆獲美遷當考七年十月十二日以兼侍講為天章待制

辛丑西南程蕃遣人入貢　范祖禹言臣竊聞已有旨除臣試給事中臣蒙陛下擢任言職未有分毫裨補今

遽蒙遷擢實懷愧懼雖捐軀損首無以上報然臣有愚懇不敢不陳臣自九月以來聞朝廷復置修河司九月二十八日復置修河司實見人情洶洶不安皆言回河不便臣因經筵每與傅堯俞相見講求利害皆以為此事至大不可不言至二十八日臣方進入文字今纔數日聞堯俞改授吏部尚書除臣左省之職臣非不知給事中職髙而責輕諫議大夫班下而責重人情誰不以陞進為榮以免憂責為喜然臣竊以為回河之役最為當今大患又

聞差使臣五十九員往五十九州剗刷差兵赴役又差
內臣大使臣四員團結興發次第如此天下豈不騷動
且河北百姓未嘗告訴乞朝廷回河而無故興此大役
逆天地之理易山川之位以國財民命塡無窮之壑而
取不測之憂此亦安危所係臣豈敢不力爭夫河不可
回臣論之已詳朝廷若以臣言爲然即罷回河之役以
免河北將來倒垂之急息數十州困擾之患臣願以一
身救數路生民之命雖死無憾若河不可不回以臣言

為不然則當顯行黜責不當却得優遷此乃執政大臣欲以美職塞臣等之口使之貪利而不言耳朝廷若使執政得以官職誘人則畏威者無不鉗口貪利者亦得結舌天下利害之實人主何由得知此非陛下之福也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方垂簾聽斷皇帝陛下未親政事正當明目達聰之時而大臣乃以陛下官爵為蔽言之具臣雖至愚所不敢當臣若黽俛就職是與執政同為欺君若陛下一日覺悟以臣為何如人也伏望陛下詰

問大臣臣所引先帝詔書可用與不可用陛下昨降罷
修河司指揮可行與不可行今來復置修河司是與不
是中外人言便與不便然後考核臣言之是非若臣言
是乞賜施行若臣言非乞加黜責免至叨冒恩命再三
辭避瀆煩天聽後兩日祖禹又言臣聞周靈王之時穀
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以為不可夫穀洛
二水小川也王宮天子所居也小川水鬬而妨王宮太
子晉猶深陳禍福之戒言川不可壅壅必有禍以其遏

天地之性也今大河豈穀洛之比又無王宫之害以何理而欲塞之也六國之時鄰敵相傾則勸人以動衆役民韓間秦之好興事欲疲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以説秦令鑿涇水為渠溉田夫以一渠猶能疲秦使無東伐今回河之役不知幾渠而自困民力自竭國用又多殺人命有不可勝言之害此乃西北二敵所幸也是以臣與傅堯俞極言論列實以河北數路生民休戚國家安危朝廷輕重所繫天地血脉已北向九年必

非人力所能遏絶天地血脉已北向九年必有誤字今之河流方稍復大禹舊跡入界河趍海初無壅滞萬壑所聚其來遠大必無可回之理自古亦無容易塞河之事欲望陛下與執政大臣考臣等言之是非若臣等所言爲是即乞以數路生民爲念以國家安危朝廷輕重爲急速賜指揮停罷修河今來大冬盛寒宜早降德澤免生民饑凍死亡正李偉等欺罔之罪如以臣等言爲不然方册中語皆不可信而河有必回之理不至於他處决溢爲州縣

大患不至苦虐數路兵民力役以致逃亡起為羣盜不至火急收買數千萬物料致非時斬伐林木殘害天地之所生科擾州縣鄉村坊郭人民鞭笞枷錮星火督責遽致百姓驚騷流離之苦又免枉費國家不貲之計以致公私匱乏倉庫空竭內則姦狡窺伺別致生事外則四夷傳聞萌心作過但令大臣保得必無上件數事回河必有成功則臣言顯為繆妄豈可但隱忍而已須當正臣等所言不當之罪黜責以厲後來乃可以示朝廷

典法令不試驗臣等所言是否以救朝廷過舉而奏章纔下未及累日即蒙優加美遷臣不知大臣此謀為國邪為身邪若為國則當公天下之言盡河事之利害不當以官職姑息使人不言若為身則是唯欲人之同已而不顧人之異已豈惟國事不當如此為大臣身計亦未為得也人臣官愈進則當憂國愈深寵益加則當愛君益切臣若聞命遂緘默不言不惟臣心實有所愧有識之士必指臣為貪利無恥忘國不忠之人伏望聖慈

宣問大臣等所言回河是否如上所陳數件事理必有必無別白是非明辨可否使如臣輩不得緘默貼黃昨開第三第四鋪而第七鋪潰決已非人意所料恐將來閉塞必有不測之患

壬寅詔今後起居郎起居舍人曾行詞如除中書舍人與免名試　朝奉郎韓宗古為司封郎中　左諫議大夫梁燾等言訪聞修河計置物料萬數浩瀚沿流州縣多被科買期限迫促甚為騷擾臣等竊謂河朔之民久

羅水災若更加科率實所不堪今河流向背尚未可知
不宜重困民力乞約束逐路監司及都水官吏應緣修
河所用物料除朝廷應副外並須和買不得擾民從之
殿中侍御史孫升言臣伏以三路之民為國肘腋朝
廷尤所加恵今回河之役既興而河北首被其害兵夫
若干物料若干臣訪聞即目梢草之價其貴數倍若一
切用市價和買則難以集辦必至抑配與等第人户一
路騷然不安其居苟以星火為期將見室家不保恐非

陛下加惠元元之意伏望聖慈特賜指揮下都提舉修
河司應收買物料並須寛為期限添長價直不得非理
抑配仍令本路安撫司常切覺察如期限廹促價直低
小民力難以出辦逐旋體量聞奏以慰一路人心則中
外幸甚貼黄仍乞間遣使人密行體訪人户有無非理
騷擾之患升又上言臣竊以春秋之義必誅首惡而朝
廷之罰要在懲姦恭惟熈寧之政務欲興廢補弊出於
仁民愛物而小人僥倖一時貪功冒賞競為苛刻聚行

已見故罔上壞法為市易者吕嘉問吴安持為之倡鍛
鍊附會為大理者崔台符楊汲為之首以至吴居厚吕
孝廣肆剽剥於京東賈青王子京極搥埋於福建蹇周
輔朱彦博配百萬之鹽於江西則父子不保李琮增無
名之税於江東淮浙則老穉流離吕公雅霍翔促保馬
之期限沈希顔范峋裒歲課之羡溢四方之人侵削肌
骨破散室家愁怨之聲盈滿内外傷天地至和之氣累
仁聖好生之徳言之可為痛心此數人者天資殘忍視

民如草芥實為首惡陛下臨御以來相繼黜削輕重不
同然不足以謝天下其間雖有革面以自文飾其過稍
冀哀憐譬如蛇虺方在蟄伏假息竊視幸其有間復肆
毒螫矣今數路被害之民瘡痍未瘳而李琮朱彥博一
除相州一除虔州皆大藩名郡如此何以懲姦窒惡成
聖朝仁厚之化乎且何正臣官為侍從以附會治獄一
饒州不可得若李琮朱彥博縱未欲放棄閑地即乞且
除一小郡以慰四方被害之民伏望聖慈詳察特行追

寢則天下幸甚詔朱彥博別與差遣朱彥博別與差遣政目十月六日事

今附本月日并取孫升疏全載之升論彥博及李琮兩人今獨彥博有此指揮李琮元祐元年五月四日自梓路運判責知吉州今年九月二十八日改知相州後又自相州改潞州在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朱彥博自江西運判出知興國軍在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改知虔州在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又五年八月一日復知虔州

癸卯詔永興軍耀同解華陝州河中府今年秋災傷縣分保甲令轉運司疾速取會不以分數並闕保甲司權免今年冬教如本户不係災傷者亦與放免其一縣全不災傷仰依條教閱

甲辰賜飲酒宴于集英殿　起居郎兼侍讀顔復為中書舍人五年五月六日改天制祭酒七月卒

丙午應在京及諸路見在未賣空名度牒每道並作一百七十貫出賣披剃錢在外

丁未龍蕃遣人入貢

戊申翰林學士蘇轍奏神宗皇帝御製集凡著録九百三十五篇為九十卷目録五卷内四十卷皆賜中書樞密院又邉臣手札言攻守秘計先被旨録為別集不許

頒行仍御製集序一篇以紀盛德發明大訓臣竊見祖
宗御集皆於西清建重屋號龍圖天章寶文閣以藏其
書為不朽之訓又别刻板模印遍賜貴近欲乞降付三
省依故事施行詔御集於寶文閣收藏舊録更不别建閣神宗聖文神翰其後編録至九千餘道是時所集止十分之一餘八千道不收叅意何在又不建閣非祖宗故事也新録辨云聖文神翰豈可混而為一聖文者御集是也神翰者則凡御筆所書者是也今編録御製文集而乃以書翰混之何啻九千餘道況方書成奏御之時安有當日建閣收藏之理自吏不别建閣以下四十九字合大之
左諫議大夫劉安世言臣嘗觀唐李絳之對憲宗以

謂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日月之照雷霆之威小臣晝夜思度本欲陳諫十事至時已除五六逮於緘封上進又削其半得上達者蓋無二三以此推之則人臣所以獻於天子前者莫非精思熟慮而自以為不易之言也雖人之才智大小遠近之不齊而其所論未必皆至於盡善要在君相推至公之心擇所長而行之則天下無遺策矣今二聖臨御委任大臣方此之時尤宜開廣言路以防壅塞臣愚欲望陛下深鑒前古之弊務通天下

之情應臺諫官所論奏別於內中置籍先録事目然後付外若三省聚議以為可行即於章疏之後具已施行次第繳奏或議論少理决難從者亦具不行之狀封奏以聞伏乞陛下更加參酌苟執政與奪已得允當並候注籍却以真本降付三省或宸衷以為不然即大臣奏事之際更可面加詢訪所貴忠言讜論盡關聖覽取舍至公為後世法踰月不報安世又言臣前月二十日上殿曾具劄子乞以臺諫官章疏內中置籍先録事目然

後付執政聚議批鑿可否訖並具繳奏候注籍畢却以真本降付三省至今未蒙施行臣竊恐陛下以謂闗防稍嚴恐傷輔弼之意不欲示外故以留中然臣之所言蓋為朝廷立萬世之法非茍以區區之小數而勸陛下疑大臣也今天下之奏付尚書省者必復送中書中書具如何措置擬定以聞及其得旨送尚書省令施行者必再三門下省覆奏然後行下蓋綱紀互相檢制非皆為疑執政而設也今臣乞以臺諫之言令三省擬奏可

否何以異此臣固不敢以迂濶難行之事要君取名止
貴採擇之際至公至謹不以人廢言而已伏望聖慈祭
臣惓惓之誠欲廣聰明之助早以臣奏付外施行從違當考
庚戌皇城使惠州刺史内侍省押班馮宗道為昭宣使
依舊内侍省内侍押班
辛亥朝獻景靈宫
癸丑上御邇英閣名講讀官講三朝寶訓終侍讀蘇頌
等奏曰陛下勤求治道仰法祖宗臣等每媿荒疎不能

發明上資聖覽上遣内侍宣答曰祖宗治道兹有本原

逮此終篇悉資開發頌等稽首稱謝

甲寅詔太皇太后曾祖太師魏王瓊改封吳王曾祖母

燕國太夫人李氏贈邠國太夫人韓國太夫人李氏贈

陳國太夫人祖贈太師楚王繼勲改封兖王祖母魯國

太夫人康氏贈楚國太夫人豫國太夫人郭氏贈楊國

太夫人秦國太夫人王氏贈商國太夫人父贈太師居

王遵甫改封周王母吳國太夫人曹氏贈越國太夫人

秦漢國太夫人李氏進封荆雍國太夫人皇太后曽祖
太師申王敏中改封定王曽祖母魏國太夫人梁氏贈
荆國太夫人魯國太夫人張氏贈陳國太夫人唐國太
夫人宋氏贈豫國太夫人陳國太夫人王氏贈唐國太
夫人祖贈太師榮王傅亮改封衛王祖母越國太夫人
吳氏贈吳國太夫人父贈太師周王經改封秦王母豫
國太夫人李氏贈燕國太夫人冀國太夫人張氏贈韓
國太夫人皇太妃曽祖贈司空百祥可加太保曽祖母

衛國太夫人孫氏贈秦國太夫人祖贈司徒士清可加太傅祖母曹國太夫人康氏贈魏國太夫人父贈太尉延和可加太師母蘇國太夫人唐氏贈魯國太夫人鎮國太夫人王氏贈周國太夫人益國太夫人逯氏贈漢國太夫人繼父贈和州團練使士安可加萊州防禦使並以明堂推恩也　户部尚書呂公孺言朝謁之制曰日參六參望參朔參其末有差遣陞朝官並朝參緣每歲朔參除假故外遇視朝日方赴其朝臣中頗有自元

豐年出外近到京參部未久復授差遣出外者於朝儀元不知習乞以望參為六參朔參為望參别不增減儀制於職事亦無妨廢詔禮部御史臺閤門同共詳定以聞其後詔朔參官並兼赴望參望參兼赴六參舊録云元豐中朔望六參皆有定制至是更之新録削去

又詔開濬濠河事務撥屬京城所管勾見雇人夫依放凍例權住和雇其部役使臣發遣歸吏部如將來興工日闕少部役使臣即具合消人數踏逐申尚書省此必有因依當考范祖禹五月末says 六月六日七月七日有言可考

御史中丞兼侍講傅堯俞言準告除吏部尚書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蘇頌與臣班列頗同而臣妄居其上頌自吏部尚書方除今任欲乞遞遷英進見許臣依舊居頌之次從之　知杭州蘇軾奏本州進士汪㴬等一百四十人詣臣陳狀稱準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敕詩賦經義各五分取人朝廷以謂學者久傳經義一旦添改詩賦習者尚少遂以五分立法是欲優待詩賦勉進詞學之人然後天下學者日夜競習詩賦舉業率皆成就雖降

平分取人之法緣業已習熟不願再有改更兼學者亦以朝廷追復祖宗取士故事以詞學為優故士人皆以不能賦詩為恥比來專習經義者十無二三若平分解名委是有虧詩賦進士難使捐已習之詩賦抑令就經義之科或習經義詩賦多少各以分數發解乞據狀敷奏者臣㬅者備員侍從實見朝廷更用詩賦本末蓋謂經義取人以來學者爭尚浮虛文字止用一律程試之日工拙無辨既去取高下不厭外論而已得之後所學

文詞不施於用以故更用祖宗故事兼取詩賦而橫議之人欲收姑息之譽爭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朝廷重失士心故為改法各取五分然臣在都下見太學生習詩賦者十人而七臣本蜀人聞蜀中進士習詩賦者十人而九及出守東南親歷十郡又多見江南福建士人皆爭作詩賦其間工者已自追繼前人專習經義士以此為恥以此知前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皆妄也惟河北河東進士初改聲律恐未甚工然其經義文詞亦自

比他路為拙非獨詩賦也朝廷於五路進士自許禮部
貢院分數取人必無偏遺一路士人之理今臣所據前
件進士汪溉等狀不敢不奏亦料諸處以此申明者非
一欲乞朝廷參詳衆意特許將來一舉隨詩賦經義數
多少各紐分數發解如經義零分不及一人許併入詩
賦額内仍除將来一舉外今後並只許應詩賦進士舉
所貴學者不至疑惑專一從學貼黄稱詩賦進士亦自
兼經非廢經義也軾以四年十月十八日奏此

乙卯詔前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可特起復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燾力辭許之九月四日十八日范祖禹云云　環慶路經略使范純粹奏準鄜延路經略司牒據保安軍申準宥州牒永樂等人户除累年死亡外鳩集到一百五十五人於十一月十日赴界首分付所有四寨亦别差官同日領受去訖所有宥州牒内稱同日領受四寨一節與先降朝旨不同已具奏聞請照會者本司昨準朝旨降到畫一約束為給賜城寨事尋省詳得收復棄地

內各有漢蕃弓箭手住坐耕種若候關報到日方行告
諭即至時必有西人侵逼舊地搜羅劫掠各家須有窖
藏斛㪷及土棚屋舍何由拆移般運必見棄奪失所欲
呼名近上蕃官令告諭本處住坐人户便令收拾免至
横遭破蕩續準樞密院降指揮節文若便行告示收拾
物色則不免張皇驚擾却恐引惹西人便來侵逼占據
或致生事況至時已有防護編攔兵馬自可收拾般運
今準前項鄜延路牒到事理本司看詳夏國已指定十

一月十日交付人户却欲同日受領四處廢寨鄜延路經畧司雖巳再禀朝旨竊度夏國必是於其日每處放出人馬逼脅驚騷雖朝旨戒約如四寨遷移未絶不得輒有侵犯竊恐至時未肯遵依其本路廢寨城内官私物色及人兵百姓固未能便至傷奪所有棄地内住坐漢蕃弓箭手約九百餘户散在郊野逐家當此豐年皆有窖藏斛食又各有土棚屋室彼既以人馬相臨利在抄奪豈容皆盡遷移必是廹脅驚逐枉致委棄雖有編

欄防護人馬豈能周徧一方又將官畏朝廷晝一內希功生事約束若被賊馬脅逐豈肯為救占人戶家計便與賊戰以此較之其防護編欄止是照管得漢界接便作過之人其人戶倉猝遷移之際若被賊馬臨道必難救止不過催驅得人戶老小脫身逃歸便為了事深慮人戶既失地土方此重遷若更遭賊殘破徒手而來必至大叚狼狽因或生事況宥州已報交送人口令已不遠欲乞朝廷詳酌許令自今便將棄地內漢蕃人戶先

次遷移候了絶接續將廢寨内官物亦行般運務於交送人口日前一一了當庶得人户不致横遭抄奪重其困獘亦免至時兩兵相臨忽至生事似無不便伏乞速降指揮貼黄兵將防托人户遷移以至沿路防托般運官物若遇賊兵逼脅抄奪亦恐不可全然退避乃是墮彼計中若大段侵犯勢應鬬敵伏乞朝廷亦賜指揮詳察許帥臣密諭所遣主將以備萬一所有交送人口並不曾詰問之人品色及數目至少並乞朝廷熟議可否

純粹十月三日奏此又奏本司準朝旨將安疆寨給賜夏國見已依節次所受朝旨施行外據本處將官等赴本司稱昨自收復安疆寨後其東則與舊寨荔原堡其西則與舊寨柔遠堡次及懷安東谷地相接連逐寨界蕃部人户為見安疆開拓疆土遂與安疆寨接連亦合侵展向外耕種住坐今來朝命只令給賜安疆寨即無明文將應係侵展到地土一例給賜未委兩鄰舊寨接連侵過西界耕種人户合與不合一例起遣遷移本司看詳元降

朝旨雖無明文緣既是給賜安疆寨與夏國即應緣收復安疆寨後來接連安疆一帶侵犯地土理合隨寨給賜不應獨賜廢寨而兩鄰侵耕之地尚有顧吝他日又致西人造端起事再煩朝廷理索要之左右一帶邊面恐合以未置安疆寨以前舊管疆界為限本司雖已如此面諭將官施行去訖竊慮萬一有未合朝廷處置之意伏乞速降指揮紀粹十月十八日奏此

詔安疆寨外漢蕃人户並依所乞先次遷移即不得匆遽却致人户驚擾其葭

蘆米脂浮屠寨外如有住坐人户亦令依此施行詔語用舊録所載增入仍全載舊録本文如後樞密院言環慶路經畧司奏准鄜延路經畧司牒夏國指定十一月十日交付人口却欲同日受領四處廢寨竊度夏國必是於其日放出人馬逼脅驚擾所棄地内住坐漢蕃弓箭手散在郊野皆有窖藏斛食及土棚屋室彼既以人馬相臨利在抄奪迫脅驚逐遂致委棄雖有防護人馬豈能周徧欲許令自令便將棄地内漢蕃人户先次遷移候了絶接續將寨内官物亦行般運務於交送人口日前畢事詔安疆寨外漢蕃人户並依所乞先次遷移即不得匆遽却致人户驚擾其葭蘆米脂浮屠寨外如有住坐人户亦令依此施行舊録載環慶路奏具此然詔旨却是答純粹奏安疆寨外事宜環慶兩奏舊録但載其一雖文稍簡畧却失事實今並存兩奏元本仍以舊録所載附注其下

刑部言開封府

奏元降權宜指揮欲乞將竊盜至徒刺填一節先次住罷外其强盗不該刺配之人乞依舊存留刺填廂軍欲依所奏從之

戊午河北都轉運使兼外都水使者集賢殿修撰范子奇依舊直龍圖閣權河東路轉運使八月二十二日

巳未刑部言元豐刑部格制勘案主鞫獄根究體量過犯逐案所行首尾相干有合行事節却行往復顯見煩費欲將制勘體量案併為一案所貴事體相知從之

詔歸明人任陞朝官已上合丁憂除依式給假外特免持服

壬戌權發遣京西路轉運副使宇文昌齡為左司員外郎權發遣同州承務郎張景先權京西路轉運判官據此

金部郎中邵龢權知同州必緣再議回河故復用當考

三省言諸路轉運司借朝廷封樁及常平等錢糴買預買物斛令提刑司拘管候轉運司收簇錢對行交撥慮互相蓋庇致違條法欲令戶部覺察如有違者依擅支用朝廷封

椿錢物法從之

是月宥州牒隨相度將非所賜城寨依綏州例定界令

保安軍牒依綏州（政目有此并十二月末明年正月二十四日當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三十五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四年十一月丁卯朔戸部言諸州進貢之物不許附遞並令轉運司於順便州軍類聚計綱起發上京差人管押從之新無

戊辰詔今後三省録事都事並依條揀試選人或取法

官逐省各一員其初取外人仍合用銷減員闕取填政目

詔文彦博乞致仕已斷云三省録事都事依條例試選人及法官逐省各一員

來章如別有投進文字仍許收進

巳巳故陳州觀察使陳國公仲郃之嫡長子右武衛大將軍涪州刺史士𨶬為陳國公

庚午三省言舊制京朝官已上各分進士餘人自改為寄禄官後並一等改轉別無分別除朝議大夫以上置左右兩等改轉外承務郎以上至朝散朝請大夫欲依

朝議大夫以上分左右兩等進士出身人加左字餘人加右字遷轉磨勘自依見行條制其所加字仍自寄祿官朝奉郎職事官監察御史以上並給黃牒餘職事官尚書省給劄子寄祿官吏部給牒從之舊錄云神考以先王用人無流品之異故肇新官制寄祿官自京朝以上合為一體至是改之新錄辨云記曰凡執技以事上者入鄉不與士齒今日用人無流品之異而合為一體非先王之道亦非神考之意今刪去三年二月六日癸未初令朝議大夫以上至金紫光祿大夫並分左右字四年十一月四日庚午又令承務郎以上至朝請大夫並分左右字紹聖二年四月三日戊辰除銀青光祿正議朝議中散大夫存左右字餘悉罷大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丙午又

改此制近時有陳淵者作楊龜山語録其中一節云因論寒士作得官非不曉事便是妄作大抵科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耳問李德裕言公卿大夫家子弟可用進士未必可用此論不偏否曰德裕為此論至今人以為偏當時人以德裕以資蔭進身不由科舉故為此論此最無謂以德裕之才應唐之科目極容易自是不為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為優劣以進士為勝以資蔭為嫌者此自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恥受其父祖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以與孤寒之士角勝負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為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亦自寒士無禄不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范堯夫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為讀書而加奬勸焉則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真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才

用為執政亦了得不可以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曰兗夫所別異者奚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做亦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駁了博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其有學行賜之爵命謂其宜為博士乃復以無出身奪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供有人惟其人而用之加一右字亦自沮人為善按階官分帶左右字實錄並不載是何人建議揚時乃繫之范純仁未審何據又按三年二月四日令朝議大夫以上帶左右字時純仁實同知樞密院不預三省事是年四月五日始拜右相四年十一月四日又令承務郎以上分帶左右字而純仁於六月四日已罷右相矣豈純仁嘗有此請既罷相乃行其言乎恐龜山語錄要未可信也當更考詳兩朝史職官志載文臣京官至三師敘遷之制令附注此諸寺監主簿秘書省校書郎秘書郎正字太子正字有出身轉大理評事無出身轉太常寺奉禮郎內帶館職同有出身后族兩府

之家轉太祝太常寺太祝奉禮郎有出身轉諸寺監丞
無出身轉大理評事內帶館職同有出身大理評事有
出身轉大理寺丞第一人及第轉著作佐郎無出身轉
諸寺監丞內帶館職同有出身后族兩府之家審刑院
詳議刑部詳覆詳斷檢法法直官轉光祿寺丞諸寺監
丞有出身轉著作佐郎無出身轉大理寺丞內帶館職
同有出身大理寺丞有出身轉殿中丞無出身轉太子
中舍內帶館職同有出身或轉太子中允后族兩府之
家審刑院詳議刑部詳覆詳斷中書堂後官轉太子右
贊善大夫著作佐郎有出身轉秘書丞內第一人及第
轉太常丞無出身轉太子左贊善大夫內帶館職同有
出身特旨轉秘書郎著作郎宗正寺丞太子左右贊善
大夫中舍洗馬轉殿中丞內帶館職轉太常丞太子中
允轉太常丞特旨轉秘書郎著作郎宗正丞太常宗正
秘書丞著作郎秘書郎轉太常博士特旨轉左右正言
監察御史宗正丞無出身轉國子博士殿中丞有出身

轉太常博士無出身轉國子博士內帶館職同有出身太常國子博士轉後行員外郎特旨轉左右司諫殿中侍御史左右正言轉左右司諫帶待制以上職轉起居舍人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後行員外郎轉中行員外郎特旨轉起居舍人侍御史左右司諫轉起居郎起居舍人帶待制以上職轉吏部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轉侍御史中行員外郎轉前行員外郎起居郎起居舍人轉兵部員外郎帶待制以上職轉禮部郎中侍御史轉司封員外郎前行員外郎轉後行郎中後行郎中轉中行郎中中行郎中轉前行郎中右常調轉郎中員外郎者轉右曹內有出身自屯田無出身自虞部賦罪叙復人自水部轉水部司門庫部虞部比部駕部屯田都官職方任發運轉運使副三司開封府判官侍讀侍講天章閣侍講崇政殿說書開封府推官府界提點三司司判官大理少卿提點刑獄提點鑄錢監諸王府翊善侍講記室中書提點五房公事堂後官轉左曹內有出身

自祠部無出身自主客堂後官自膳部轉膳部倉部考功主客金部司勳祠部度支司封任發運轉運使副三司開封府判已上官左曹轉右名曹內有出身只轉祠部度支司封無出身合轉右名曹準此任三司副使知雜修撰起居注直舍人院轉右名曹工部刑部兵部帶待制以上職左名曹轉右名曹仍隔一資超轉中行郎中轉左右司郎中戶部轉左司刑部度支金部倉部都官比部司門轉右司禮部戶部吏部前行郎中有出身轉太常少卿無出身轉司農少卿內見任左曹衛尉少卿帶待制以上職轉右諫議大夫左右司郎中帶待制以上職轉諫議大夫左司轉左諫議大夫右司轉右諫議帶翰林學士轉中書舍人衛尉司農少卿轉光祿少卿帶館職轉光祿卿光祿少卿轉司農卿帶館職轉光祿卿太常少卿轉光祿卿任三司副使修撰取旨司農卿轉少府監帶館職轉光祿卿少府監轉衛尉卿帶館職轉光祿卿衛尉卿轉光祿卿光祿卿轉秘書監秘書

監轉太子賓客中書舍人轉禮部侍郎諫議大夫轉給事中給事中轉工部侍郎帶翰林學士以上職轉禮部侍郎太子賓客轉工部侍郎工部侍郎轉刑部侍郎兩府轉戶部侍郎宰相轉兵部侍郎禮部侍郎轉戶部侍郎宰相轉吏部侍郎刑部侍郎轉兵部侍郎兩府轉吏部侍郎宰相轉禮部尚書戶部侍郎轉吏部侍郎宰相轉禮部尚書兵部侍郎轉右丞兩府轉左丞宰相轉禮部尚書吏部侍郎轉左丞宰相轉禮部尚書左右丞轉工部尚書兩府轉禮部尚書工部尚書轉禮部尚書兩府轉刑部尚書禮部尚書轉刑部尚書兩府轉戶部尚書刑部尚書轉戶部尚書兩府轉兵部尚書戶部尚書轉兵部尚書兩府轉吏部尚書兵部尚書轉吏部尚書兩府轉太子少保宰相轉右僕射吏部尚書轉太子少保宰相轉左僕射太子少保轉太子少傅右僕射轉左僕射太子少傅轉太子少師左僕射轉司空太子少師轉太子太保司空轉司徒太子太保轉太子太傅司徒

轉太尉太子太傅轉太子太師太保轉太傅太尉轉太師太師太傅太保謂之三師太尉司徒司空謂之三公凡除授則自司徒遷太保自太傅遷太尉檢校亦如之治平二年翰林學士賈黯奏近者皇子封拜並除檢校太傅臣按官儀自後魏以來以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是為三公國朝因之六典曰三師訓導之官也蓋天子之師法今皇子以師傅名官於義弗安莫甚於此蓋前世因循失於釐正臣愚以謂自今皇子及宗室卑者除官並不可帶師傅之名隨其遷序改授三公詔俟將來因加恩改正自此皇子及宗室卑行遂不除三師官　按此所載文臣京官至三師叙遷之制與宋史職官志多有不合今仍其舊

詔涇原路弓箭手以家業分三等集社錢買馬每月一次上等出錢二百文中等一百五十文足下等一百文足準

備死損添填從本路帥劉昌祚所請也　朝請大夫衛尉卿馬默權工部侍郎知相州朝請大夫林英為衛尉卿　溪峒知保靜軍彭儒武押案副使彭仕亮知渭州彭師聰押案副使彭仕順各進貢興龍節冬至正旦節溪布各一十五匹

壬申給事中范祖禹言臣所領工房伏見朝廷應副脩河司須索如支河陰汜水等處綱米五萬石及差裝卸兵士三千人洛口雄武埽鍬手各三百人支在京箔場

蘆蕟四萬領修設兵營寨之類日有行下文字臣昨為諫官極論回河不便未嘗施行今河役不息功費漸大恐修河司須索不止於此朝廷若不罷河役則無不應副之理門下亦無由不行下臣稽之於古考之於今質之中外人言竊謂此功必不可成恐雖應副枉費國財民力有害無利因具河不可回之理二條及不須回之事二十條又言凡論議之臣止言其理至於知河事者則言其事今其理已極為不可而其事又如前之所陳

先帝所謂以道治水者言其理而已至於以事治水乃後世之獘先帝之所不取也昔堯知鯀不可使治水然而四岳請試鯀者豈固欲違堯意而害天下哉盖當時治水之人未有以易鯀而鯀必執其說以為水可堙塞而治也仁宗時李仲昌欲塞商胡復横壠歐陽修極言不可執政不聽修而聽仲昌終以敗事得罪以仁宗之明豈不知修可信而仲昌功必無成然而用仲昌者亦堯試鯀之意熈寧初張鞏宋昌言欲塞二股河北流神

宗遣司馬光等往按視光亦極言不可而鞏等急於有功纔塞復決汎濫大名恩澤滄永靜五州軍之境以神宗之明豈不知光可信而鞏等功必無成然而用鞏等者亦堯試鯀之意也夫前事不遠後事之師方今四方無虞西北晏然年穀稍稔民力稍紓若更休養數年庶幾有太平之望惟息河役則中外無復一事豈可試一李偉必待如鯀及仲昌鞏等而後止也又言臣考之方策自古壅塞川瀆必有禍敗共工墮高堙卑以致滅亡

緜堙洪水上帝震怒績用弗成殛于羽山周靈王欲壅
穀洛太子晉深陳禍福以共緜為戒梁武帝伐魏作浮
山堰壅淮水以灌壽陽窮竭境内之力以爭一州四月
堰成而九月堰壞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
怨毒盈於遠邇古今以為無道今塞北流與堰淮何異
且武帝以灌敵國今乃自困吾民而河之大又不比淮
以此較之尤為不可凡論河役正如邉事搢紳之儒則
言和戎介冑之士則言征伐今問儒者必欲息民若問

水官必欲興事欲塞河者是用兵之説也欲不塞者是息兵之説也彼水官之欲興役如將士但知攻戰而已朝廷豈可不審利害而興天下大役止以為此輩進身之資臣今雖無言責而有官守職在出納通達上下之情聞見如此不敢不言伏望陛下與大臣平章若審如衆論有害無利即乞早罷河役以幸天下以福生民其修河司兵夫物料可就用修塞諸處决口委外都水使者漸理北流隄防如此則數路人心必安此乃管仲相

齊威公轉禍為福之計也臣言狂愚伏乞少賜裁擇

丁丑冬至不御殿羣臣詣東上閤門内東門拜表賀如儀　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言臣自熙寧以來從事郡縣推行役事及元祐改法臣忝詳定今又出守躬行其法考問吏民備見雇役差役利害不敢不言雇役之法自第二等以上人户歳出役錢至多行之數年錢愈重而榖帛愈輕田宅愈賤以至破散化為下等請以熙寧以前第一第二等户逐路逐州都數而較之元豐之

末則多少相絶較然可知此雇役之法害上户者一也第四等已下舊本無役不過差充壯丁無所賠備而雇役法例出役錢雖所取不多而貧下之人無故出三五百錢未辦之間吏卒至門非百錢不能解免官錢未納此費已重故皆化為游手聚為盜賊當時議者亦欲蠲免此等而户數至廣積少成多役錢待此而足若皆蠲免則所喪大半雇法無由施行此雇役之法害下户者二也今改行差役則二害皆去天下幸甚獨有第三等

人户方雇役時每户歲出錢多者不過三四千而今應一役爲費少者日不下百錢二年一替當費七十餘千而休閑遠者不過六年則是八年之中昔者徐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千苦樂可知也而況農民在官貪吏狡胥恣爲蠶食其費又不可以一二數此則差役之法害於中等户者一也今之議者或欲專行差役或欲復行雇法皆偏詞過論也臣愚以謂朝廷既取六色錢許用雇役以代中等人户頗除一害以全二利此

最良法可久行者但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敕合役空閑人户不及三番處許以六色錢雇州手分散從官承符人此法未為允當何者百姓出錢本為免役今乃限以番次不許盡用留錢在官其名不正又所雇者少未足以紓中等人户之勞法不簡徑使姦吏小人得以伸縮臣到杭州點檢諸縣雇役皆不應法錢塘仁和富貴縣分則皆雇人新城昌化最為貧薄反不得雇盡轉運司特於法外創立式樣令諸縣不得將逐等人户

都數通比其貧下縣分第一等二等人户例皆稀少至第三等則户數猥多以此漲起人户皆及三番然第三等户豈可承當第一等色役則知通計三等乃俗吏之巧薄非朝廷立法之本意也臣方一面改正施行旋準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敕諸州衙前投名不足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又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依條定差如空閑未及三年即以助役錢支募此法既下吏民相顧皆所未曉比於前

來三番之法尤為不通前史稱蕭何為法講若畫一蓋
謂簡徑易曉雖山邑小吏窮鄉野人皆能別白遵守然
後為不刋之法也臣身為侍從又忝長民不可不言謹
具前件條貫不便事狀及臣愚見所欲起請者畫一如
左一前件敕節文云看詳衙前自降招募指揮僅及一
年諸路州軍尚有招募投名不足去處其應役年滿衙
前雖依舊支與支酬勒令在役然非鄉户情願充應若
後更無人願募即鄉户衙前卒無替期乃是勒令長名

祇應顯於人情未便今欲將諸州衙前投名不足去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如願投充長名及向去招募到人其雇食支酬錢即全行支給却罷差充仍除鄉差年限未滿人户依條理當本户色役外其投募長名之人並與免本户役錢二十貫文如所納數少不係出納役錢之人即許㑹六色合納役錢之人依數免放并仰逐處監司相度見役衙前如有虛占窠名可以省併去處裁減人額却將減下

錢數添搭入重難支酬施行臣今看詳前件敕條深為未便凡長名衙前所以招募不足者特以支錢虧少故也自元豐前不聞天下有闕額衙前者豈嘗抑勒强充直以重難月給可以足用故也當時奉使之人如李承之沈括吳雍之類每一使至輒以減刻為功至元豐之末衙前支酬可謂僅足而無餘矣而元祐改法之初又行減削多是不支月給以致招募不行今不反循其本乃欲重因鄉差全不支錢而應募之人盡數支給又放

免役錢二十貫欲以誘脅盡令應募然而歲免役錢二
十千許計會六色人户放免則是應募日增六色錢日
減也若天下投名衙前並免此二十千即六色錢存者
無幾若止是闕額招募到人方得免放則均是投名厚
薄頓殊其理安在朝廷既許歲免二十千則是明知支
酬虧少以此補足何如直添重難月給令招募得行所
謂計會六色人户者蓋令衷私商量取錢若遇頑猾人
户抵賴不還或將諸物高價準折訟之於官經涉歲月

乃肯備償則衙前所獲無幾何如官支二十千朝請募獲豈不簡徑易曉故臣愚以謂上件敕條必難久行議者多謂官若添錢招募則姦民覬望未肯投名以待多添錢數今來計會六色人户放免役錢正與添錢無異雖巧作名目其實一般大抵支錢既足萬無招募不行之理自熙寧以來無一人闕額豈有今日頓不應募臣今起請欲乞行下諸路監司守令應闕額長名衙前須管限日招募數足如不足即具元豐以前因何招募得

行今來因何不足事由申奏如合添錢雇募即與本路
監司商議一面施行訖具委無大破保明聞奏若限滿
無故招募不足即取勘干繫官吏施行如此不過半年
天下必無闕額長名衙前而所添錢數未必人人歲添
二十千兼止用坊場河渡錢非如今法計會放免侵用
六色錢也一前件敕節文云看詳鄉差人户物力厚薄
等第高下丁口進減故不常定恐難限以畨次招募不
若約空閑之年以定差法立役次輕重雇募役人顯見

均當蠲可以將寛剩役錢裁減無丁及女户所出錢數欲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依條定差如空閑未及三年即據未及之户以助役錢支募候有户罷支已募之人各依本役年限候滿日差罷今後遇有支募準此及以一路助役錢除依條量留一分準備外據餘剩錢數却於無丁及女户所出役錢内量行裁減具數奏聞所有先降雇募州役及分番指揮更不施行臣今看詳諸役大率以二年為一番向來指揮如空閑人户不及三番則令雇募是聖恩本欲百姓

空閑六年也今來無故忽減作三年吏民無不愕然以謂中等人户方苦差役正望朝廷别加寛卹而六色錢幸有餘剩正可加添酬數而乃減作三年農民皆紛然相告云向來差役雖甚勞苦然朝廷猶許我輩閑了六年今來只許閑得三年必是朝廷别要此錢使用方二聖躬行仁厚天下歸心忽有此言布聞遠邇深為可惜雖云量留一分準備外擄餘剩數却於無丁及女户所出役錢内量行裁減此乃空言無實止是建議之人假

為此名以濟其說臣請為朝廷詰之人戶差役年月人人不同本縣有戶無戶日日不同加以稅産開收丁口進退雖有聖智莫能前知當雇當差臨事乃定如何於一年前預知來年合用錢數見得寛剰便行減放臣知此法必無由施行但空言而已若今來寛剰已行減放來年不足又須却增增減紛然簿書淆亂百弊横生有不可勝言者矣方今中等人戶正以應役為苦而六色人戶猶以出錢為樂苦者更減三年樂者又行減放其理

安在大抵六色錢本縁免役理當盡用雇人除量留準備外一文不合樁留然後事簡而法意通名正而人心服惟有一事不得不加周慮盖逐州逐縣六色錢多少不同若盡用雇人則苦樂不齊錢多之處役户太優與六色人户相形反為不易臣今起請欲乞今後六色錢常樁留一年準備如元祐四年只得用元祐二年之錢其三年錢樁留準備用及約度諸般合用錢外謂如官吏請雇人錢之類其餘委自提刑轉運與守令商議將逐州逐縣人户貧富色役多少預行品配以

一路六色錢通融分給令州縣盡用雇人以本處色役輕重為先後如此則事簡而易行錢均而無弊雇人稍廣中户漸蘇則差役良法可以久行而不變矣貼黄若行此法令後空閑三年人户官吏隱庇不差却行雇募無由點檢縱許人告自非多事好訟之人誰肯告訴若有本等已上閑及三年未委專以空閑先後為斷為復參用物力高下定差既無果決條貫令後詞訟必多右謹件如前朝廷改法數年至今民心紛然未定臣在外服

目所親見正為此數事耳伏望聖慈與執政大臣早定此法果斷而行之若還付有司則出納之令必無成議日復一日農民凋敝所憂不小臣干犯天威謹俟斧鉞之誅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敕又四年八月十八日敕實錄俱不載不知蘇軾所請後來從違如何姑具載之須考詳刪修

壬午詔樞密院諸房條例久未經編修又自官制後舊事隸屬他司所存者亦未刪正冗雜難以檢用命承旨司取索編修以奉議郎蔡騆宣德郎衛規充編修官

先是御史中丞梁燾左諫議大夫劉安世進對延和殿
太皇太后令具可用臣僚姓名進入於是燾安世共奏
臣等竊謂朝廷有大除拜自合出於人主之意左右大
臣亦不當預固非臣等所可輕議陛下特示至誠曲降
清問欲採外廷公議以上裨宸斷臣等不敢堅避僭易
之罪輒以名聞吏部尚書傅堯俞素有德行衆人推服
凝重有守得大臣體仁宗英宗朝嘗歴臺諫有正直之
譽翰林學士承旨蘇頌學問該博練達典故神宗朝任

知制誥以不草姦人李定為御史詞落職歸班遂有重名伏望聖慈更賜詢考肅安世奏云今月八日延和殿面奏聖旨當即是十一月八日今附十七日傳堯俞為中侍前

癸未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孫固為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劉摯為守門下侍郎朝請大夫試吏部尚書傅堯俞為中大夫守中書侍郎

甲申河北沿邉安撫司言滄州巷沽寨收到北界人船一隻取問得涿州人户孫文秀等捕魚值風入海若依

指揮刺充廂軍緣非賊徒姦細朝廷推示恩信綏服四夷乞令監司雄州牒送北界從之　樞密院言蘭州下臨大河慮冬深凍合詔范育檢詳累年大河凍合差那兵將等往蘭州定西域等處守禦隄備　溪峒知龍賜州彭允宗押案副使彭允金知監州彭仕明押案副使彭儒勇知吉州彭儒崇各進奉興龍節冬至正旦節溪布　左中散大夫知涇州王說為祠部郎中　知桂州寶文閣待制苗時中為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直龍

圖閤孫覽權知桂州

戊子三省言六曹寺監行遣文字甚有迂枉留滯昨雖措置終是未能盡絶今既吏額巳減若不裁節不免尚費人力轉為積滯如本案顯有迂滯事件限一月陳述從之御史中丞梁燾言臣聞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朝廷屢下省吏之令誠知所急矣然未極其要也今日之獘正在官司守執之不一文書行移之繁複今既稍削吏禄又減吏員所不動者事也事益以多而來

之無窮人益以少而減之不已祿有不足之憂職懷被減之慮欲其免苟簡因循之患其可得乎必使人人有安固自勉之心則可以終責其效誠能併官而一其守約事而簡文書官日以修事日以序然後吏之祿額可得而損矣使其祿無不足之憂職無苟簡之獘以此示人羣心必服顧愁怨從何而起哉此誠上助聖政之一端也貼黄御史臺點檢得諸處文字依舊稽遲每加催促多是乞再三展限方能回報盖緣官司上下行遣迂

枉若更減人吏即更留滯就使應副得行必然不至精詳向去事轉不舉有司必却乞添人理須應副如此則紛紜卒難成法此不可不謹也訪聞諸處減却人吏已多文移行遣等事繁冗依舊如此則人力自是不給何緣得事不留滯伏乞聖慈詳酌早賜指揮前來四分減一指揮未已又復有再減指揮故曹部等人吏往往懷疑苟簡不復勉勵今不務澄事源徒欲省吏此建議之人不思之甚也（燾言此不得其時附三省令吏陳述迂滯事後）

己丑太皇太后手詔曰三朝慶會禮見羣臣王公造廷捧觴上壽皇帝臨御五載恭己端莊慶集惟新受朝饗禮吾總攬機務協助政綱雖克享治安而每懷抑畏今有司乃欲以天聖故事行慶會稱賀之儀顧惟菲涼豈敢比隆於先后其在典法亦當稽合於常規是日皇帝致賀於禁中羣臣奉表於東廡足以顯邦家之慶而行孝謹之風何必外朝乃為具禮來年正月一日更不御殿受賀上壽俟皇帝御殿禮畢百官並内東門拜表前

此尚書禮部乃檢會天聖年章獻明肅皇太后元日御會慶殿受皇帝奉賀上壽及宰臣百官契丹使以下起居稱賀之儀為請故有是詔　以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使劉昌祚奏請根括隴山地凡一萬九百九十頃招置弓箭手人馬凡五千二百六十一人騎賜敕書奬諭

庚寅樞密都承旨王巖叟除中書舍人巖叟自言亡妻乃孫固女乞避親嫌也　龍圖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李

肅之辛　詔章惇買田不法降一官與宮觀差遣候服闋日給告政目二十四日事實録不書此年八月二十二日但與宮觀六年八月十六日復官

辛卯大食麻囉拔國進奉錦布象牙琉璃等物蕃唐章表二道　御史臺言文彦博宴并賜御筵臨時有司取旨今遇興龍節尚書省賜御筵取指揮詔並免赴坐

詔今後將副押隊差往别路權駐劄者家屬不得與將兵同行須候將副押隊押兵已起離本處半月後方得般家前去回日準此

壬辰詔趙卨將夏國送還永樂城陷没人口一百五十五人各支與盤纏及衣裝分作三番差使臣管押發來赴闕仍沿路許於驛舍安下新本削去元年七月八日此年六月九日明年二月四日當考

詔曹詩與叙榮州防禦使駙馬都尉王詵更候參期取旨以刑部檢舉也

刑部言諸軍率衆對本轄官員不唱喏法上軍處斬下軍及厢軍徒三年配廣南對本轄將校節級依犯階級及立告賞法從之

朝奉郎試太常少卿韓川為左朝散郎直龍圖閣樞密都承

旨（政目無此）以左朝請郎秘書少監林旦為直秘閣太僕卿知明州左中散大夫直龍圖閣王汾為秘書少監以權京西路轉運使朝請郎王子淵知明州以權發遣淮南路轉運使朝請郎彭次雲徙京西路以權梓州路轉運副使朝奉大夫呂陶徙淮南路尋改成都府路（改成都在五年正月二十八日）以朝散郎時孝孫為梓州路轉運判官左諫議大夫劉安世言孝孫資稟傾邪巧於仕進昔王安石曾布鄧綰變法之際曲意附會遂薦充司農寺屬官推行

新法於河北吏民苦之視若鷹犬其後蔡確用事傾心交結又得御史臺主簿及何正臣鞫瀘南之獄舉以自隨使正臣欺罔先朝肆行酷烈孝孫賛助其力居多獄決還朝擢任一道元祐之初罷諸路提舉官隨例得郡搢紳之議固已不平今正臣既行黜責而孝孫尚冒監司陟降頓殊公論未允伏望聖慈考其素履灼見姦狀追還新命以折羣枉御史亦以為言詔孝孫改差權知鄂州（改命鄂州在十二月十六日今并書之）

尚書省言改立發運轉運

提刑預妓樂宴會者徒二年法從之

癸巳樞密院言今擬立法沿邊州縣鎮城堡寨與修工料闕少廂軍如係緊要處方得和雇禁軍仍奏聽朝旨事干急速待報不及者和雇訖奏從之 新無

中書侍郎傅堯俞言臣今月二十二日面奏聖旨令臣與宰臣等更商量河事密具奏聞臣與文彦博呂大防以下商量臣以才薄位輕不能迴奪兼緣都堂議論體當婉順次第必不可改移今方大冬已役五萬餘夫兵工不在其

數將來諸路調發人夫數十萬殫國財竭民力以就非急不可必成之役兼慮春中或遇雨雪寒凍不惟怨嗟潰散枉費物料錢糧亦恐傷害人命其數不少此陛下所深知臣不復具論今主議者云欲回河以緩北流之患而未嘗於北流略為堤備若將來河勢不肯東流不幸又加大水則北流之害豈可禦哉伏望聖慈或因寒雪或因他事批出指揮直罷回河司留孫村口準備分減漲水便令檢計北流緊急堤岸疾速修完不致疎虞

俟三五年更看河勢然後别議則两邉俱無所失上下安樂可以存全河北生靈變禍為福其利無窮在陛下神斷一言而已堯俞自注云十一月二十七日奏此九月二十八日傅堯俞初奏

甲午尚書省言諸州軍奏案過限未報並令本處月申刑部及都省累據諸州申狀催促刑法寺未斷奏案件數尤多慮淹延刑案縁本省舊專置房舉催後來併入催驅房與六曹文字滚同催促不得專一今來御史刑房專一主行委是繁簡均當更不須增添吏額請受其

舉催條限約束並依舊催按房條例施行以御史催按
刑房為名催按簿書依御史刑房法從之　御史中丞
梁燾言臣嘗論奏乞用祖宗三司榷貨務舊法通行商
賈以廣國家財用之源猥蒙睿聰採納選官檢討行將
半年未見有緒但聞以取索為名故淹時月有司官吏
倦於翻閱文書一切以去失為報兩馳空言難期實效
是欲以遷延迤邐為計無救弊立事之心也臣竊以方
今財用之乏若不通行商旅以闢利源則必裒之於民

今民力久困雖加誅求亦已窮竭矣不然則百端鐫削苛碎刻急上損國體下失人心傷惠害政不足為也臣竊為陛下思之幸有祖宗成法宜於世者不少茍得忠實仁明之吏講求而施行之則財貨蕃衍不勝其用矣伏望聖慈特賜指揮稍加督責庶得不致終廢其事以補今日之急貼黄臣所請謂取成書上之朝廷然後講議去取既已定議立法然後施行今但檢討文書已幾半年則施行之期漫不知其歲月矣不究其慢必見廢

弛伏乞聖慈指揮責以近限了當此事須賴朝廷主之乃可成就若但付所差官以行遣為名則無期可集伏望陛下面飭執政之臣以國用大計為先留心公共以救時敝軾言此不得其時先言在六月七日今因軾云將及半年附十一月末得旨選官在六月十六日

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濵與舶客交通牟利舶客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其畫像附舶客往告義天亦使其徒壽介等附舶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

皇太后壽知杭州蘇軾不納具言熈寧以來高麗屢入
貢至元豐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
浙淮南京東三路築城造船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
商賈所在騷然公私告病朝廷無絲毫之益而遠人獲
不貲之利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議者以為所
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丹之強足
以禍福高麗若不陰相計搆則高麗豈敢公然入朝中
國有識之士以為深憂自二聖嗣位高麗數年不至淮

浙京東吏民有息肩之喜惟福建一路多以海商為業其間凶險之人猶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臣稍聞其事方欲覺察行遣而壽介等實附泉州商人徐戩海船至此且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久矣未測朝廷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禮禮義淺薄抑亦可見若受而不答則遠人或以怨懟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却之然庸僧猾商擅招誘外國邀求厚利為國生事其漸不可長

宜痛加懲創詔皆從之未幾高麗使果至軾按舊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此數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擾之害此據軾墓誌仍節取軾奏狀稍增入之軾又言此疏乃十二月四日奏今附月末

浙西七州軍冬春積水不種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乾旱早晚俱損高下共傷民之艱食無甚今歲見今米斗九十足錢小民方冬已有饑者兩浙水鄉種麥絶少來歲之熟指秋為期而熟不熟又未可知

深恐來年春夏之交必有饑饉盜賊之憂鈐轄司除已
與提轉商量多方擘畫準備外有合申奏事件僅具畫
一如左其一轉運司來年合發上供額斛及補填舊欠
共一百六十餘萬石本路錢物大抵空匱刻剛變轉不
行官吏急於趣辦務在免責催迫賦租督促欠負鉗束
私酒漏稅之類必倍於平日饑貧之民無路逃死必將
聚為盜賊又緣上供額斛數目至廣都未有備見今逐
州廣行收糴指揮嚴緊官吏不免遮攔米穀添價貴糴

以此斛斗湧貴小民乏食伏望聖慈愍此一方遭罹熈寧中饑疫人死大半至今城市寂寥少欠官私逋負十人而九若不痛加賑恤則一方餘民必在溝壑今來亦不敢望朝廷別賜錢米但只寛得轉運司上供年額錢斛則官吏自然不行迫急之政而民自受賜矣乞出自宸斷來年本路上供錢斛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餘候豐熟自分作二年隨年額上供錢物起發所貴公私稍獲通濟又恐官吏為見明年既得寛減僥倖替移更

不盡心擘畫收拾以備補填年額乞特賜指揮須管依
年分收簇數足若遇移替具所收簇到數交割與後政
承認不得出違年限其二見今逐州和糴常平斛斗及
省倉軍糧又糴封樁錢上供米名目不一官吏各務趂
辦爭奪相傾以此米價益貴伏望聖慈速賜勘會如在
京諸倉不待此米支用即令提轉疾速契勘逐州如省
倉不闕軍糧常平糴數有備外更不得收糴所貴米價
稍平小民不至失所其三浙中自來號稱錢荒今者尤

甚百姓持銀絹絲綿入市莫有顧者質庫人户往往晝閉若得官錢三二十萬散在民間如水救火欲乞指揮提轉令將合上供錢散在諸州税户令買金銀紬絹充年額起發其四自來浙中姦民結為羣黨興販私鹽急則為盜近來朝廷痛減鹽價最為仁政然結集興販猶未甚衰深恐饑饉之民散流江海之上羣黨愈衆或為深患欲乞朝廷指揮應盜賊情理重及私鹽結聚羣黨皆許申鈐轄司權於法外行遣候豐熟日依舊所貴彈

壓姦愚有所畏肅有詔許留上供米三之一詔許留上供米三之

一此據軾墓誌軾奏當刪取不必備載然亦可見當時事情故具存之軾五年二月十四日奏云蒙朝廷賜上供米二十萬石於本路出糶由是米不翔貴復得賜度牒百道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即減半價糶常平米民皆得免焉軾又作饘粥藥餌遣吏挾醫分方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軾乃裒集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蓄錢糧以待之名曰安樂崇寧初改賜名曰安濟云崇寧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改杭

州安樂坊名曰安濟

是月省州牒已指揮所委官臨時有可相近取直處令相照接連取直分畫政目有此當詳考